

# 中華

## 第十二期 目錄

小 軸 心 四

農村改造與抗戰建國  
貪污史 統一三編

馬克斯之謬誤

糧食自給的希望

趕速實行政治審計

關於黨員參加總報到

評社

維持和平的方針



中 軸 心 刊 社 行

中華民國廿七年一月一日出版  
社址：廣東省广州市第六路一號  
分社：上海、香港、倫敦、巴黎、柏林、莫斯科、蘇聯  
總經理：王士林  
總編輯：葉恭信  
副編輯：劉檀譯  
主編：黃公安譯  
副主編：任重光  
美術編輯：蔡恭信  
英文編輯：丁義

社評　維持和平的正途

大義

自從甘爲戎首的日本軍閥，發動了侵畧中國以後，世界的亂萌，是一日一日的繁殖起來，國際戰雲瀰漫，克里默機費盡了腦汁訂成的凡爾賽和約，遂遭撕毀，凱洛的安全條約也不安全，威爾遜千方百計建立的國際聯盟，至是也借用插地，徒冷落於日內瓦湖濱，除了作爲外交大員休養、賞賞風景、喝喝啤酒之用外，餘再說不出有其他作用。這種造因，可以直截點說：是唐寧街紳士們看法的錯誤，其始，（也許到現在）他們以爲虎狼所欲者，果腹而已，可以慷他人之慨，予之以一飽，當可相安；祇要自己的門前無雪，無須再管他人瓦上之霜；那知世界和平不能分離，東方老虎既已出柙，西方老虎亦要噬人。當九一八事起，史汀生由華盛頓用長途電話與英外相西門談判，請求英國與美合作，制裁暴日，而西門竟以此爲「地方事件」！與大英帝國無關，拒其所請；由是侵畧之風一開，條約變成廢紙，因而進兵塞茵河也，西班牙之內亂也，漫天烽火，且燎及非洲之原野，及至橙河自由邦與莫索馬利蘭遭受直接威脅時，唐寧街的紳士們才知道毒菌已傳染到自己的身上，喊出對意經濟制裁的主張，然而主張通過了，不幸阿比西尼亞還是要隨之而淪亡，解鈴繫鈴，還得又向餓虎讓步，既將制裁撤銷，還得開一英意談判，成立協定，屈服于墨索里尼的跨下；還有另一頭餓虎更無顧忌的要求，吞奧之後，侵捷隨之，貴如大不列顛首相的張伯倫，迫得僕僕風塵，謀與餓虎作開價還價的討論，作割地以求的和平，可是獸慾難填，徧惶的紳士，才作壯士斷臂的忍痛決定，以武力答覆武力的行動，果然，這藥劑畢竟靈了，無堅的野獸，結果要緩步動員，不能不有所顧忌，但現在已箭在弦上，挽救之時恐太晚了頂多也多一劑延命湯耳。

我們知道，世界一切罪惡之造成，完全是縱容之結果→微菌小物，蔓延則足以致命，星星之火，容之也可燎原，唐寧街的紳士們，今日所遭遇之困難，可以說自食其報；我們並不是幸災樂禍，自己的房子着火，也希望人家的屋頂出烟，不過事實告訴我們，現在的世界已連鎖而不可分離，任何角落的火燼，都可以燒到自己的院子裡，英帝國二百年來的稱雄，都是時時站着較正義的一面，故希望唐寧街的紳士們猛醒，現在要緊的是合力打老虎而不是喂老虎，祇有把東西兩洋的人類盜賊的老虎打死，世界才有寧日，人類才可昭蘇。英國想勝利，想世界和平，祇有從正義這一條路走；不然，仍欲循犧牲小民族以保全大英帝國這種把戲，這是等於抱薪救火，一定是失敗一定是崩潰，而世界和平也永不能維持的。簡言之：制裁暴虐，扶助弱小，主持正義，才是維持和平的正途。

## 關於黨員參加總報到

伍重光

刊句心軸——期十二第

本黨中央為健全黨之組織，使能充分發揮抗戰建國的領導作用，竭力擴大三民主義的政治影響，以促民族解放事業早日澈底完成起見，爰發起黨員總報到運動。從嚴密黨組織之意義說，牠是本黨所以自立自強之策略，本黨為民族政黨，不單代表全民族之利益，今且為爭取民族生存而領導全民與日寇作着歷史性的決鬥。本黨能自立自強，國家民族始可獨立解放；所

以此次黨員總報到運動，不只是健全本黨組織之劃時代的策略，亦是保證抗戰必勝建國必成的緊急措施。本市黨部奉命于本月八日起補行全市黨員總報到，且經發表黨員總報到宣傳大綱，闡述此種工作之重要意義，督責本市黨員嚴守黨紀，踴躍响应本黨此項得未曾有之偉大號召。吾人認為是項運動，在本黨全黨言，黨將因而開展其新生命；在本市黨部言，將因受此新刺激，新號召與振刷，而蕩滌過去黨務工作之不足緊張的現象，而改進工作方式擴大工作範圍，更積極地努力於組織，訓練以及武裝民衆。無疑地，在本市全體同志共同奮鬥之下，黨員總報到運動必將獲得優良的成績，本人愛黨心切，尤關心本市黨

務之發展前途，亟願在總報到結束之前，署述所見：

已進至最後的階段，民族存亡繫此一舉，欲求抗戰勝利，非加緊團結黨員切實領導民衆，積極參戰不為功，而黨員總報到，就是團結黨員之初步工作。

其二、黨員總報到與鞏固統一。國人多知國家須統一，但鮮能認識統一之真正意義。所謂統一，是中華民國統一于三民主義的信仰，統一于中國國民黨的領導，統一于國民政府的統治。可惜國人不明白此，往往放任民族叛徒們以「聯合」的口號和行動，來污穢和破壞統一。我們同志不單須提防並進行消滅國外的民族敵人，尤要同時提防並進行消滅國內的民族叛徒，後者實質上是最可怕的民族公敵，牠是慣大的奮鬥，以最重的犧牲，去殲滅破壞我吾人必須能够克服危險，忍受痛楚，以最大的奮鬥，以最重的犧牲，去殲滅破壞我國家民族生存的敵人，才能催新中國的嬰兒平安誕生。建設新中國的使命，無疑的這要中華民族全體人民來負擔，但是，本黨是領導革命的黨，我們同志是最富「民族覺醒」最忠于民族利益的中華兒女；我們應當以拯救國家民族自任，更應當以領導民衆率先犧牲為天職，當此時期，抗戰國國民黨，破壞國民政府。我同志應當一致警衛起來，這種種行為就是破壞抗戰建國的行為。統一與抗戰是不可分的，不能一必不能抗戰，我國要抗戰到底，故需徹底的統一。誰去維護統一呢？首先是我黨同志，要維護統一，就得跟破壞統一的封建割據勢力鬥爭，而且要消滅牠，這就需要黨有力量，要黨有力量必須黨員團結，黨員總報到，正是團結黨員之初步工作。

其三、黨員總報到與研究主義・革命

## 趕速實行政治審計

張寶榮

近來「改造政治」，「調整機構」，「剷除貪污」，「整飾吏治」的呼聲，越來越起勁，不特若然有其事，而且每一角落，甚或三尺小孩，都充滿了這種企求。以為非如是則政治配不上軍事，軍事將因政治之腐敗，而致一蹶不振。

的確，軍事與政治，同為國防之兩面，形式上雖有區分，實際上並無差別。年來抗戰的結果，政治上之弱點，已暴露無遺，當局急謀改革，自屬對症下藥。可是理論自是理論，事實還是事實。舉國一致的要求政治革新，大家都已舌敝唇焦了，政治上果已因此而有了回響嗎？恐怕除了中央方面，有了較顯著的若干改革外，其餘的官樣還是官樣吧。論效率各級政府還是一樣的，在那裏兜公文圈子，公文旅行的政治局面，何嘗改革了分毫。論用人，政府還是因人設事，何嘗為事擇人。論操守，做國難官，發救國財的人太多了。甚至國民獻金，也有大官在那裡揩油，何嘗因國難而減少他們一分一毫的貪念。這一切的一切，都因上級政府，沒有加強合理的監督，以致一切的制度辦法，都被等因奉此先生，用「推」「攔」的手段，一件

一件的送進卷櫃，不能起積極的作用。

我們認為澄清政治，有兩個辦法：第一，是消極的制裁，希望上級政府大開殺戒；第二是積極的監督，屬行政審計。

「刑亂用重典」在中國已有傳統的認識，這裡可不必詳說。但政治的審計，還是

「向來所無」的事，讓我來說個大概。

政府為減少不經濟之支出，防止舞弊之發生，促進財務人員的貞忠守法，曾設立了財政審計制度，對於政府財物之支出或給予，審計機關不特行事前的審計，予以嚴密稽核；而且對於該事的結果，還要

行事後的審計，分別准駁勾除。但政府要辦的事，不只財務一種，財務需要審計，其他行政事務，也一樣的需要審計——事前事後的審計。故唯實行政治審計，才可

以減少政治上的浪費；唯實行政治審計，才可以明瞭每個機關行政效率之高低；唯實行政治審計，才可以明瞭那個計劃是紙上談兵，那個長官是坐言起行；唯實行政治審計，才可以分辯那個機關用了無少錢，做了多少事；那個機關浪費公款，一事無成；政治審計，可像是一個 X 元鏡，不論好的壞的，一入鏡頭，就無遁形的餘

是理論實踐化，故革命不能缺少理論，也不能缺少實踐。三民主義是中國革命之理論，抗戰建國是中國革命之實踐，三民主義的理論發感愈普遍，則國民革命運動愈正確愈成功，我同志對主義越透徹，則越能做實際的革命工作。近年來，黨中同志漠視理論的研究，似乎不可否認，有一部分同志對工作不感興趣，對黨底敵人鬥爭無勇氣，亦無非因對主義無認識，故乏革命決心。此種情形繼續發展，在黨員為個人的頹廢，在整個黨為黨的退化。理論研究之重要如此，吾人希望本市黨員全體踊躍參加總報到，一面努力參加抗戰建國的實際工作，一面集合同志，自由組織小組會，從事研究三民主義，充實我們自己底的理論武裝。

廿七，九，二十五。

廣州日報  
本報言論  
透闢精詳  
戰時消息  
快捷異常  
新聞豐富  
副刊優良

諸閱華南惟一之

社址：廣州市光復路二二七號  
電話：編輯部一一八八五  
營業部一一八二二

地。

也許有人說：政治是活的，非如機械，要實行審計，很難得到一客觀標準。這未免太不認識社會之進化現象了。我們且看教育界，曾藉普通指數，以高等數學之方式及表示，以計算學校教育之效率，如麥克爾(William A. McE)之「如何測量教育。」又工業界，亦曾以數理及科學方法，分量工作效率，如美國機師學會之「工業上之浪費。」依此而論，政府自亦可以採用確切之數字，以表示其效果。是則用科學之方法為政府行政之審計，並非難事。

「政治審計」應利用科學方法，以測量各政府之行政功效。將各政府之經費定為一定單位，就此經費單位為標準，以比較衡量各政府對人民服務之結果，就客觀之分量及質量之計算，以詳定其收效之大小。如公安機關，可以每警士所能保護之人數為比較計算；消防機關，可以各區人民平均所受火災損失數量之大小，以判斷消防效率之高低；衛生機關，可以人民死亡率之大小，為測驗標準；築路機關，可以每里築路費用之大小，及修理之質量為比較標準；自來水事業，可以每戶之消費量

，及市民因水質不良而發生疾病之多寡，以估計其成績之高低；其他事業，也可以人民所出負担之多少，為審計依據。以上不過舉幾個例子，其實，無論是普通行政，或專門行政之各門各類，我們都可依其性質，想出種種方法，以審計其成績之有無，效率之高低。

我認為實行「政治審計」，可以收到下列效果：

(1) 審計結果，其事業成績，超出預算限度，每單位所費費用，亦比預算費用為減省，那就可作獎勵的根據。

(2) 審計結果，其事業成績，不能達到預算限度，每單位所費用，亦超出原定預算，那就可以作懲罰的執行。

(3) 審計結果，可以明瞭各機關工作數量之多寡，質量之好壞，以定其成績高下。

(4) 審計結果，可以知道那機關事務人少，那機關事務人多，為增減人員經費之依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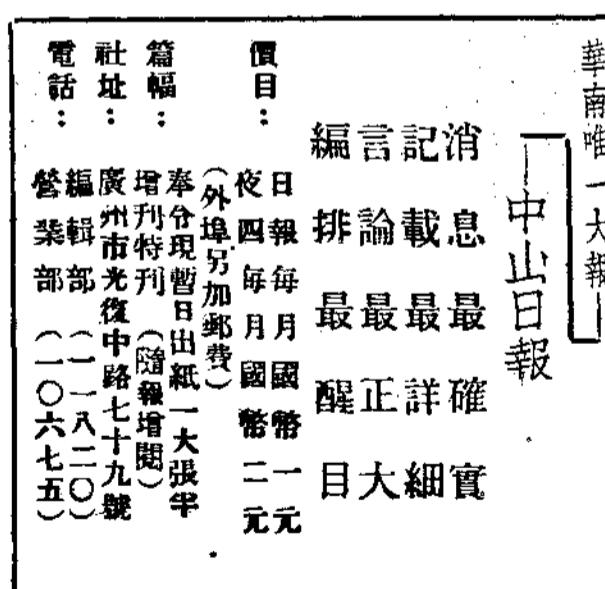
(5) 審計結果，可以比較各事物單位之成本，以判斷各員之貪污廉

(6) 審計結果，可以利用人類之競爭心，增加政府效率。

(7) 審計結果，可以汰弱留強，淘汰庸劣，減少機關中之「寄生蟲」。

(8) 審計結果，可以發揮財費之效用，培養「人一己百」之精神。

為了使「改造政治」，「調整機構」，不致成為紙上空談，為了使「剷除貪污」，「澄清吏治」，不致成為官樣文章。我們很急切的希望政府能厲行「政治審計」。



## 糧食自給的奮鬥

Dr Heinrich Dahlstein 著  
黃公安譯

(原文載 Die Deutsche Volkswirtschaft 一九三八年二月號)

### 世界生產增加

甚速。而以北美合衆國為最顯著：

目前的糧食市場狀況 (Weltmarkt)

(Lage) 有一特殊象徵，即糧食過剩國家的糧食生產繼續增加，同時糧食不足國家的糧食需求却日形減少。根據羅馬國際農業協會的報告，近來全世界的五穀耕地面積急劇擴張，尤其是北美合衆國，自從前年放棄小麥耕種限制的禁例之後，五穀耕地面積增加30%，阿根廷和澳洲的耕地擴張和美國的比率相等。綜合全世界的主要國家而論，自一九三三至一九三四四年以來，(除一九三五至一九三六例外)全世界的耕地面積約增加二百二十萬公頃 (Hektar)，換言之：即等於增加全世界主要國家的耕地面積百分之八。單就前年的狀況來說：小麥耕地則增加1%，裸麥增加2%，大麥增加3%，燕麥增加3%。

不幸前年跟着耕地面積的增加來了普遍的歉收；但在科學發達的國家幸能利用人力的補救，却可使每公頃的生產量提高

(單位 1000 噸)	世界糧食生產					總計
	歐洲	美國	合計	歐洲	美國	
小麥	403	238	258	414	292	1027
裸麥	214	8	228	206	15	227
大麥	152	48	319	146	67	327
燕麥	238	150	416	257	209	477
總計	1008	450	1921	1013	583	2059

却不能視作一種純粹的幸運。從著名的頃治律 (Kungscher Regel) 所獲得的經驗，凡遇較大收穫的變動可得超比例的價格結果！這個定律可惜已不能適用於現在的自由經濟制度了。糧食的消耗在目前尚缺乏彈性，所以當糧食供給一旦減少的時候，價格即隨之突漲，反之若生產的供給比較常態擴大，推銷定感困難，同時價格也必致引起暴落。

前年收成的增加，在小麥方面顯然已引起價格暴落的結果。所以生產這種結果本質上大抵又當歸咎於全體糧食市場狀況的機構之惡化。市場機構惡化的原因很多，但以歐戰後人口減少，消費量追不上生產量實為主因。反之歐戰前的人口增加速率及其糧食消費却能與糧食生產增加的速率平行並進，故能維持安定的糧食市場。其次近十年平均每人的糧食消費量也有漸減的趨勢。一部份的消費者由愛好吃粉或麵包的食習改變多吃富有維他命營養的鮮奶、牛肉、雞蛋、水果及蔬菜。一部份喜食精米或精製麵品；在新近還有些國家用各種原料混合麵粉使用，更足影響到糧食消費的減少；此外如養鷄飼畜之不需穀麥而改用其他放牧或根菜類農產，亦足影響於糧食消費量之退縮。

歐洲的生產增加却是很慢，祇得一成左右。其原因由於歐洲有些國家如巴爾幹和北歐諸小國則有少量增加，但同時有些大國如德意志波蘭和西班牙等國却因缺乏開墾的可能性，反形生產減少所致。但在北美合衆國，其生產量增加30%，同時其他歐洲以外的國家大抵甚少變動。

前面報告的生產增加對於該生產國家不斷的糧食自給運動的努力

糧食過剩國家的輸出推銷之困難，最重要和最明顯的原因還是由於各糧食缺乏國家之力求糧食自給自足運動的影響所致，各糧食缺乏國家自給運動，其結果：一方面限制糧食入口，他方面積極擴張本國的耕地面積和提高每畝耕地的生產。目前因為戰爭危機的普遍傳播，差不多凡是稍知獨立自存的國家，莫不向着自給自足過檣國防經濟路線前進，無疑的這也是預防危機的最聰明的國策。雖然有等國家的糧食自給運動，係出於抑壓或調和偏重工業的發展，也有基於國家對於農業經濟和農民階層有新的意義和重要性的認識所由產生，但勿論怎樣，最後的目的總是歸到萬一碰到戰事暴發時可使本國經濟不致有倚賴外援的危險。近來因為各國貨幣戰爭(Währungskrieg)的劇烈化，外匯行情，一日三變，這使糧食輸入的國家亦難應付為求根本避免這種輸入的外匯吃虧起見，那糧食不足的國家也祇有拿自給自足運動的方法來救濟。

糧食不足國家的自給運動，其在形式上是各國一致的，但在方法上彼此不無多少差異。有的着重每畝產量之提高，有的着重重耕地面積之擴張，有的着重肥料製造和種子改良，有的着重於水利建設和災害防除。也有多方併進，手段各有不同。例如意大利主要上注意每畝產量之提

高。莫索里尼于一九二五年六月二十日，會在全意舉行所謂糧食生產戰(getreideschafft)，其主要使命即為提高每畝產量，其次鼓勵荒地開墾。觀於意大利近來灌溉事業之日形發展，即為墾殖政策的次第成功，同時也是自給運動的一部份使命之解決。意大利近年的主要糧食——小麥，據一九二三至二七的五年時期中，平均每公頃(Hek-tar)的產量為一四·二八噸，比較一九二一至二五年每公頃平均產量為一·五二噸，進步甚速，也可算是糧食改造的大成功。茲將近年小麥收穫統計列後，益可明其進度：

年 期	面積(單位 1000 公頃)	收穫(單位 百萬噸)
1923/27	4771	57.3
1933/37	5081	72.6
1937	5186	80.1

英國所走的途徑却和意義完全不同，玉蜀黍的生產量也有同樣的增加，並且對於明年的生產，企圖從開墾方法的改善還能增加百分之十的產量。此外如糧倉(Amase)之普遍設立，以期調劑盈虛和價格。也是一種新的糧食自給鬥爭技術。在舊意志的糧食自給運動的方法，除

年 期	面積(單位 1000 公頃)		收穫(單位 百萬噸)	
	1935/36	1936/37	1935/36	1936/37
馬鈴薯	2792	2888	463.2	553.1
甜 菜	389	455	121.0	157.0

目前英國的糧食約有百分之二十至三十左右生產於本國，而其農地尚不斷的一天天地減少。一九二七年計英國耕地面積為一千三百五十萬英畝，到了一九三七年祇有一千二百五十萬英畝，即減少百分之十一。前任農業總長 Elton 雖曾用了種種方法和計劃全國改變這種狀態，可惜他的努力毫無成就，但在最近的新任農業總長 Moore 氏，乘着全國軍備緊張和經濟國防的論調高唱入雲底機會，却已完成若干改善工作。尤其對於糧食儲蓄，已有相當充實，在目前英國的儲糧，至少可供全國半年時期食用。但是，他的改造工作的要點還是在於提高土地的肥沃性，以期可能救濟本國的糧食缺乏。凡為牧畜經濟所利用的牧場，擬儘量改成耕地，並由國家補助百分之五十的石灰肥料費和百分之二十五的鐵滓肥料費，作為促進耕地肥沃性的津貼。同時進行大規模的水利建設，土地改良和乾涸池沼等工程，並保障小麥大麥和燕麥的價格。英國新農業總長實行這些新計劃，無疑的要全國達到糧食的自給。但事實上因為英國根本缺乏充分的土地，自無完全達到目的的可能性，這在英國人的本身也未嘗不老早知道的。更因為英國殖民地廣大，工商業始發達，拿過剩的工業生產品去交換殖民地的賤價糧食也最合算。不過他們為了目前戰爭危機的影響，却又

不能不為國防農業設想，必要使得英國萬月或至半年，才能使英國的海軍艦隊可以從容由殖民地繼續保護糧食進口。照這樣看來，英國的自給運動，似屬一種戰時過渡的準備。

### 世界貿易的退縮

由於前述各國糧食消費節制和自給運動。

並且出口的增加大部份落在美國的商人手裏。動的影響，它所形成的必然結果，乃為世界糧食貿易之衰落。根據幾國比較重要的糧食過剩或缺乏國家的糧食出口貿易來說，少三分之一。自此而後，雖稍有增加，但主要上還是因為一九三五至三六年世界各國備戰的特別活躍才發生這種偶然的景氣，

### 主要國的糧食出口概況

(單位百萬噸)

	1391	1932	1933	1934	1935	1936
輸入國						
德國	20	23	6	13	9	3
比利時	29	20	24	25	23	27
丹麥	19	17	12	7	7	8
法國	40	39	18	12	7	13
希臘	7	6	4	3	4	5
大不列顛	98	87	93	91	91	98
意大利	5	3	6	8	4	8
荷蘭	33	31	27	21	18	17
挪威	5	5	5	4	4	4
奧地利	9	9	9	9	8	7
瑞典	6	5	4	0	0	1
捷克	12	4	4	2	2	0
美國	—	—	—	2	24	21
	283	455	211	197	201	212
輸出國						
秘魯	5	4	2	2	0	3
哥斯大黎加	5	3	6	8	4	4
蘭西	3	4	6	7	8	8
羅馬尼亞	32	24	17	9	11	19
匈牙利	4	2	9	5	6	8
加拿大	58	67	53	48	47	68
美國	20	17	25	—	—	—
阿根廷	143	117	100	114	119	106
澳大利亞	33	35	233	17	21	22
	303	273	251	210	216	238

## 馬克斯之謬誤

劉檀貴譯

德國歷史哲學家 O. Spengler 之名著「普魯士主義與社會主義」一書（一九一九出版）成為現在德國國社黨反共產黨之基礎理論的藍本。這一篇是其中一章而標題為「馬克斯」，內分三段，原書為第十九段至第二十一段，現在譯者則改為一、二、三。而第一段中開始的數節較為難深，故暫刪去，以求通俗——譯者

現在插入馬克斯來。他曾試探以一種壯麗而只使人驚訝的組織，開始從階級的理念論列事實。在那極端對立的海盜精神（譯註一）與法治精神之外，他展開了一種微薄而緊接的理論，創造一種通俗的歷史學說，而這種學說事實上在現今的認識中佔有很廣區域的。馬克斯根出於普魯士氣國中，而移植於英倫的（譯註二），但是這兩種民族精神仍能同樣奇異地在他身內留存着。以十九世紀自然科學之人物而論，他是一個唯物論者，而不是心理學家。於是他的終結不能以理念來充實宏大的實在，但只能將理念壓縮為空論，為權利。他不自覺，他是代表英國的血統，只能洞察英人的事物及思想，但他從黑格爾方面只能學到其方法論，（反面說，即責他不能領略黑格爾之基本思想——譯者），而格黑爾却是普魯士國家思想之最足以代表者。於

是，他以真正奇怪之結合，將兩種日爾曼種族上天性的對立，移轉為兩種「階級」之上物質的對立，他以普羅（Proletariat），第四階級解為普魯士社會主義思想，而以「布爾喬亞」（Bourgeoisie），第三階級解為英國的資本主義思想。（譯註三）從這種學說，因此產生這四個概念之顯明意義，而現今都為每個人所通曉了。經過這種易使人信服之簡單口號，幾乎使世界各國之工人皆以顯著之「階級」觀念而凝聚於同一階級之內。現在第四種「階級」的人則用馬克斯的語句來講話，用他的概念來思想了。「普羅」在過去已不是一個名詞，而是一個問題了。從今日起，將來也須當作一段歷史去研究吧。在這種學說的表面，會有他的力量的。但是人們仍不知道，在西班牙教堂式社會主義，英國資本社會主義，運動等等之前後，會有無政府，資本主義

六年凡輸入國之糧食進口皆有減少趨勢。但英國和比利時兩國可作例外，意大利一九三六年輸入却未見減少，完全係因是年全國農業大歉收的結果。

輸出國反應似又各不相同。在歐洲的輸出國極力找尋固定的長期商約顧客，並努力使過剩的農產品作乾糧的製造或使之

成為工業原料化。反之在歐洲以外的輸出國家，對於本國過剩的糧食却以提高消費程度為出路，限制耕種尚屬少見。尤其是美國，向來都是全國從刺激消費方面謀糧食過剩之解決，雖然全美聯邦的最高法院是反對消費的擴張，終至無可收效。

明年的景況怎樣？貿易額一定還是繼續縮小，取為筆者所意料。並決不會再有如前盛時代的景氣之出現。為了這種緣故，糧食生產過剩的國家不獨對本國的經濟發生新的適應環境的改造要求，同時為着適應世界經濟的生存也有改變它的經濟機構的必要。現在各輸出國大抵皆在改造的進程中。祇是改造之能否順利成功，這是不易斷定的。

及正統社會主義等性格的。信仰一件事物，從其目的中之基本理論上，比單從其現實上來信仰有力得多，而且這種信仰還要緊靠一本典籍，像古代西歐常常從一本典籍的絕對真理中來審疑一件犯罪案件一樣。那些鉛印的書籍，第一要担保其中之新奇的精神無論何時何地都能有效果。英國革命是聖經一書，法國革命是盧梭的民約論，德國的革命（譯註五）則為共產黨的宣言。以種族上之對立而從新解釋為「階級」上之對立，以及以古老的日爾曼天性而新詮為最近代大城市居民之必需條件，於是產生了階級鬥爭之堅決理論。歷史上權力之平行的方向因而改曲為垂直了。這就是唯物史觀的意義。現今科學的思想須要「力量」（Kraft）與「原素」（Stoff）分別清楚：政治力量之原素為人民，經濟力量之原素為階級。馬克斯主義混亂了這兩種「力量」，也分不清這兩種「原素」。於是使階級之一字而變成另一種新意義。

以一固科學訓練過的頭腦而完全缺乏心理知識之馬克斯，於一八五〇年始，絕不懂「品階」（Stand）與「階級」（Klasse）之分。「品階」是倫理的概念，理念的形容辭。在一七八九年（指法國）有有特權者與「平民」（無特權者——譯者）相對立之「品階」，前者要具有理想之儀表，偉大（Grandeur），騎士風格（Courtoisie）以及

內外之高尚性情，同時絕不容有衰微之氣的。平民則攻擊這種陳舊上流道德中之倫理優越權，更繼續反抗社會上特殊利益。那些懂得巴黎的英國學者對此，會有另一種見解抗拒着，而法國也產生了「平等」原理之倫理意義。這就是「人類的社會」，即平等與共同結合之倫理觀，的新意義，是基於血統與世襲的。

「階級」却是一個純粹經濟概念，由於他，使一七八九年之「平民」的倫理政治概念而轉變為一八五〇年之經濟概念了。那「品階」意義則變為「階級」的利益了。單獨是英國，其階級向以財富而分等級的。中等階級包括那些藉工作為生活，而不會貧窮者。上等階級則為富有，而不用工作者。

下等階級則為要工作而且是貧窮者。但普魯士的情形，其階級是以命令與服從的權限之大小而分的。在農民階級之旁則有官吏階級，絕無經濟的，而且僅是權力之綜合而已。現在法國的制度可稱為無實際階級。國家是貧富隨意升降之無定的標尺，而無階級之組織。整個國家可以當作一個階級看，雖沒有日爾曼那種區分之嚴格，仍不失為一種「單」一階級。

馬克斯思想純粹英國化。他那兩種階級制度完全脫胎於商業，而絕無國家公僕被搶掠者。應用在普魯士式國家思想領土上，這些概念全無意義。馬克斯不適宜於這種「萬有皆為大眾」（alle fuer alle）思想，每個人不分等級都是「全體」。國家之上，這些思想完全基於「理性」與「自然」，而不外一種極其個人主義的，搶掠分離的工賤行爲之再現，其搶掠者和被搶掠者之腳色可以調換的——沒收者的徵收——而且不外一種極其個人主義的，搶掠分離的工作計劃之勝利。

這二種階級之準確的定義仍是一種困難。「平民」的意義在馬克斯思想範圍內，完全與虛偽兩樣。如果以「平民」為與封建時代之特殊階級相對立，或者以城市工人之觀點而論列，那是有很大差別的。一七八九年所解釋三種「階級」，仍沒有第四種之意義，而現在之所謂第四種也全無第一二種的。Steves 曾統計牧師的數目為八萬（法國）。於是那最後的或者以為平民吧。  
「布爾喬亞」若解為「大眾」。那麼法國農民也是「布爾喬亞」了。

# 農村改造與抗戰建國

葉恭信

(一)

以我們相信錢與力就是抗戰勝敗的基本條件。

在長期抗戰的當中，我們常聽見的口號是：

「有錢出錢，有力出力」的確，我們在抗戰上所必需的是錢，是力，有錢，我們解決了軍械的問題；有力，我們解決了兵源的問題，解除了食糧的問題。軍械的問題，兵源的問題，食糧的問題都解決了，抗戰的問題當然就不成問題了。我們都知道，在歷史上凡是失敗的國家沒有不因軍械問題，食糧問題，兵源問題之不能解決而失敗。例如歐洲大戰時的德國，德國戰前的人口約有六千八百萬，到失敗前單是死亡的軍隊就有三百餘萬，到這種田地，德國底適齡男子差不多都上了前線，然而兵源仍然感到短少，而不得不把入伍年齡減低至最低限度。錢的問題一樣嚴重，國庫空虛，實行通貨膨脹政策，弄到馬克的價值差不多等於紙張的價值一樣。尤其是嚴重的當然是食糧問題，德國本身根本不是能够自給的國家，一遇戰爭，各方面為協約國所封鎖，食糧不得入口，前方軍士和後方人民的供養發生嚴重的社會問題，於是形成革命，造成德國的失敗。

若以第四階級為一種劣種，那是不清楚的，因為這種名稱——手工人，機器工人，普羅，大眾——常有另一種界限的。人們常是這樣定義以及常是這樣感覺，以為他和布爾喬亞很少分別——那麼他仍算為除了企業家以外之「大眾」吧。

第三階級特別完全是一種否定。這就是說，不應再有階級的。但是第四階級則要刪去這些「平等」。第三階級位置於一種單獨的職業階級之內，而為社會生活之標準的；他迴復於一七八九年去，且再代表大塊領土，人民的生活不斷地陷入困境。這就是因為帝國主義者不容許我們建國，要我們永遠作他的次殖民地，倘若我們永遠像以前一樣用過去的建國方法——和平的，妥協的——我們的命運便決定是亡國特殊權利階級。他是「普羅」之獨裁者，有一種階級之統治權，而其無數的優越權利也無所限定的。於是這種階級目的就歸化於那些陳舊階級思想的欺謬中去了。從這種組織來說，這不過是文獻而不是血統與教育，但是德國革命之可笑，工人委員會當作新上議院，經過要以長期薪金支付之罷工而所獲得之升級，由工人而榮升為士大夫，如 Cromwell 及 Robespierre 時代，都是表現了新奇的現實可以暫由文獻改變的。

(未完)

附譯註

一、Wikingertum，指八，九，十世紀

不止一回，我們在一方面戰勝了日本帝國主義者之後而仍然不能建國底時候，別的地位，天下烏鵲一般黑，凡是帝國主義者，未有不希望中國做他的次殖民地的啊！

所以我們就要在抗戰時期中，培樹起儲藏起我們底人力物力，立定建國底基石，一到戰勝日本帝國主義者的時候，我們本身就已經建立起一個現代的，獨立的國家，一個已經是現代的而獨立的國家，別的帝國主義者是不敢染指的，而且也不可能。

我們抗戰建國底人力與物力，換句話說就是「有錢出錢」的錢，與「有力出力」的力，所以我們不單要提出一個口號叫「有錢出錢」「有力出力」去勸人家用施捨式的施與來拿出錢與力來便够；我們應當更進一步，去把握錢與力底源泉是在什麼地方，我們常用如何的方法去培樹起來，增加起來，集中起來以爲抗戰建國的用？

我們錢與力底源泉是在農村，據民國二十二年國民政府主計處各省農戶田地統計表所載，中國全國二十五省住民總數七千八百五十餘萬戶，農戶數五千八百五十一萬，農戶數佔總戶數百分之七十四強。如果我們從都市戶口所包括的人口往往比農村戶口所包括的人口較少（因爲都市人多分居，農村人多合居）這觀點來看，我

們至少可以斷定農村人口比率實能够提高，到佔人口數百分之八十左右，以中國人口四萬萬五千萬計算，那麼農村底人口應有三萬萬六千萬，而都市人口應只有九千萬

，假定這次我們除了這三萬萬六千萬的人力去對抗日本帝國主義者底八千萬的人力，在對比上只能相等。從這次戰爭中，我們軍士的傷亡率是三倍於日本的兵士，倘若再延長下去，我們底人力將會不及敵人的。所以如果要以三個拼一個和敵人抗戰下去，我們底人力必需在量方面要比敵人多，一定要取之於農村，其次是食糧的問題也是需要大批人力的，尤其是農村底人力，都市的人力，只能給與我們以某種抗戰上的需求，但食糧底供應，除了靠農村底人力，我們更能從何處取得？

就說到錢底源泉能，誰都知道中國自鴉片戰爭之後，給帝國主義者粉碎了我們底閉關主義！我們底門戶大開，都市興盛起來，這是說，中國農村底資金大量流入都市，造成都市底繁榮，我們不要以爲我們底都市是能够自己產生錢的，都市底錢全是由農村裏面農民血汗堆積——都市不獨不會自己製造錢，而且還把大量的錢，經過買辦階級底手，源源不絕地流入帝國主義者底資本家的腰包裡，中國對外底年年入超，正足以證明這事實。在抗戰中我們需

時歐洲北岸之海盜，素以搶掠爲業，毫無國家之組織。

二、馬克斯（一八一八——一八八三）爲猶太種，生於德國。一八四一年在柏林大學得博士學位，而專攻法律，哲學及歷史的（此即所謂模生）。他曾當新聞記者及編輯，並常來往德法之間。於一八四四年曾與友人共編德法年鑑。自一八四八（？）移居倫敦後，即終其餘年於彼邦。而他的名著資本論第一冊於一八六七年

發表的，其餘三冊則由同伴恩格爾斯繼於一八八五，九三，九四年出版的。（此處即所謂移植）

三，十八世紀末法人以第一階級爲貴族

，第二階級爲牧師

四，公僕社會主義爲 *Authoritative Society*

*status* 以國家爲一權力之總體，每個人皆爲其公僕，每個人也有其地位，但無階級高下之分，只有職位上不同之別。於是上而皇帝，下至商人，清道夫也不過是公僕，普魯士的政治組織是這樣的。

五，指一九一七年七月十九日及以後之革命。

要力外，更需要錢，我們不是有了白銀國有政策，穩定外匯之後，我們簡直不能發動戰爭，然而外匯基金是有時而盡的，到那時，我們底錢再從什麼地方去找呢？我仍是說要從農村，農村是錢底來源，在那裡有不少未曾收為國有的白銀；在那裡有無盡的生產力，可以生產物品給我們去和外國購買軍火，平衡貿易，拒絕帝國主義者把中國殖民地化。

歸根說一句，農村是抗戰建國底決定因素，我們底農村如果健全，抗戰建國必成；如果不健全，我們底抗戰是沒有把握，就是萬一抗戰成功了，建國還是不成。

## (二)

可是農村底問題確實太多了，太複雜

了，抗戰開始以後，擺在面前最嚴重的是農村問題，然而歸納起來還不是人力強固的問題，和物力集中的問題麼？爲要使我們充分認識這些問題底本質，我們不得不先看中國農村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它底結構是什麼樣底結構。

周谷城先生在其中國社會之結構一書內指出中國底社會之結構份子是統治階級的官僚與地主；是被壓迫的民衆底農民；是幫助統治階級的中間層，智識份子。這是十足的封建主義社會，自從中國產業革命以後，統治階級中多出一種軍閥，多出

一種帝國主義買辦階級，中國底社會於是變了質，但質雖變了多少，仍不能算是資本主義的社會，而却成爲次殖民地底社會，原來封建社會底被壓迫階級所受的壓迫，還沒有如此利害，事實證明，自從中國產業革命以後，中國農村產生了一種空前未有的農村中貧富懸殊的臉象，農民們所受的壓迫可勉強括爲三類：一曰賦稅的壓迫，這是軍閥橫行的結果；二曰帝國主義的壓迫，這是國際資本主義侵入中國的結果；三曰地主的壓迫，這是土地私有制盛行的結果，結果農民們赤貧化，無產化，於是中國農村底經濟崩潰，跟着中國民族工業無論用盡千鈞之力也不能抬頭。

帶着這種先天病的中國農村，在這民前抗戰底病象，第一是兵源方面底壯丁逃避問題，農民的壯丁原爲抗戰的後備軍，建國的生力軍，可是當農村底壯丁被徵的時時候，鄉，鎮，區公所：就發現極大的麻煩，一般少壯農民不肯應徵，結果鄉，鎮

替塞責，而無業的遊民竟然有走「壯丁線」以壯丁爲職業者，從這一區取了錢，又跑到第二區去，這不獨在量一方面減少壯丁的額數，而且在質上影響一般不能跑掉而訓練的壯丁的抗戰決心。因而壯丁是被逼的壓迫，還沒有如此利害，事實證明，自練完了，但實力還是有限。然而壯丁逃避經濟制度之下，農民的赤貧化，達到極頂點，全體的農民都朝着無產者的路上跑，自耕農都有變成佃農的趨勢，佃農有變成僱農的趨勢，僱農有變成土匪遊民的趨勢。結果暫時尚有田耕的農民不得不加倍的辛勞去獲得僅堪供給一家之食。少壯的農民往往是一個農家裏面的主要生產者，你一旦要他拋了田地去當壯丁，他底家族將會因此餓死，這是他們不肯做的，沒有人耕的失業農民，覺得自己早和土地沒有關係，抵抗敵人，保護土地等觀念早已淡泊了，他要解決的目的是兩餐，管他媽的救國不救國，保護鄉土不保護鄉土，一旦敵人來了，他們也許會當起漢奸來，要保護土地的不能解決家族生活問題而不肯當壯丁，沒土地要保證的不能擴遠眼光去當壯丁，這是私人利益大過民族利益的表現，我們要保證抗戰勝利，就一定要顧及私人利益與民族利益之聯繫一致。

第二是政治教育問題，在農村裏面，各種宿命論的宗教觀念，很容易動搖農民

爲民族而奮鬥，爲生存而奮鬥的思想和行動，因爲宿命論否認人類能够改造自己庭環境，事事聽天由命，所以很容易被漢奸利用着來麻醉農民，叫他們逆來順受；反對參加戰爭，這不是一種空洞的理想，而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在江浙各地的偽組織中，常有同善社的份子從中活動；河南某地天主教徒，在意藉牧師領導下，公然宣傳各種漢奸理論；在湖南鄉間，也有一種迷信組織，號召農民，「抗日反蔣」。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這許多事實不能不歸因於中國農民族智識水準之低下，及我們政治教育之失敗，我們現時對農民方面有了什麼政治教育，辦理情形怎樣，姑且不說，單講接受政治教育所用的工具，農民們根本已是少得可憐，中國原是一個偉大的民盲國家，有人說文盲人數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九十，有些人說佔百分之八十五，未免言之過甚，但在黃蒙先生著的文盲研究一書，裏面是根據了二十年來各地舉行社會調查中有關文盲者的統計，得到一個結論，平均文盲數爲百分之六六、七；失學學齡兒童佔百分之五七、三，男文盲平均數爲百分之四九、二；女文盲平均數爲百分之九十二，城市文盲平均數爲百分之四九、四；鄉村文盲平均數爲百分之七十，這算是公允之結論。但一看這一結論就知道農村文化水準如何低下，政治教育如何

爲民族而奮鬥，爲生存而奮鬥的思想和行動，因爲宿命論否認人類能够改造自己底環境，事事聽天由命，所以很容易被漢奸利用着來麻醉農民，叫他們逆來順受；反對參加戰爭，這不是一種空洞的理想，而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在江浙各地的偽組織中，常有同善社的份子從中活動；河南某地天主教徒，在意藉牧師領導下，公然宣傳各種漢奸理論；在湖南鄉間，也有一種迷信組織，號召農民，「抗日反蔣」。這不是很危險的事嗎？這許多事實不能不警

何因爲工具而被減少其效能，農民文化水準之低下，迷信心之強固，原是統治階級一向所造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這句話經典之言，便充份表現出統治階級的心理，及其御用的智識階級之無耻。現在可不同了，我們需要每個農民都成爲智識份子，能够明瞭抗戰之意義，現在再不是統治階級專橫底時代，我們要全民抗戰，我們要政治民主化了，可是封建底餘威，還殘存着，農村底文盲仍舊普遍地存在着，抗戰的政治教育、建國的生產教育、根本就沒有可能。

存在着，抗戰的政治教育、建國的生產教育、根本就沒有可能。

第三是農產問題，中國底農產品原來是以米為主，與印度支那及印度齊名，小麥也多，可是很奇怪，而竟然要買洋米吃，民國二十一年，洋米入口竟達一萬一千五百多萬海關兩，占輸入品第一位，可是二十一年以後的情形有沒有變動呢？許滌新先生最近於其抗戰期中的農產問題一文中有過如下的話：

日下，成問題的，不是農產品之供給量不足，而是這些物品之調節不靈，在一時期，許多地方因為農產品壅塞不通，而鬧着「穀貴傷農」，又有一些地方則因供給不足而吐着「米貴如珠」。

許先生對於我國糧食的量的問題，未免過于樂觀了，近年來農產品雖然是增加不少，可是我們可否不吃米，不用棉花，與賣米及棉花與人拿得六十八萬萬元用來和敵人週旋，三四年還不疲竭？其次許先生指出糧食增加是因為「風調雨順」，而不是因為我們的耕地面積增加了，和生產工具改良了，那麼在我們的耕地面積未曾增加以前，生產工具未曾改良以前，我們是有沒有把握在抗戰以後還是年年「風調雨順」呢？萬一「風雨不其調順」我們是不能得和以前一樣要輸入一萬一千五百多萬餘噸兩的洋米？許先生指出物品之調節

不靈是值得我們注意，但同時却忽畧了糧食供給量的問題，我以為是不應該的，我們的抗戰是長期的，我們一定要充足供應前方將士的糧食和後方都市人民的糧食，同時要儘量使糧食充足，解決農村裏面農民的生活，我們底抗戰才有把握，而且即使退一步說，我們底糧食已經可以自給了，但為着要和外國換飛機，大砲，我們底農產的量的增加尤為必要。我們需要自給之外，還能有餘產輸出才有把握支持長期的抗戰，自從抗戰以來，政府當局曾經推動過廣種雜糧運動，和擴大秋耕春耕運動，正是表明這農產問題之嚴重性。

第四是財政問題，我國過去中央財政收入的資源以關稅，鹽稅，統稅為大宗，一部份是靠發行公債，自從抗戰以後，也曾發行了五萬萬元的救國公債可是認購却不足全數，據崔尚辛著的戰時經濟學講話所載，「認購僅及半數，實繳者僅一萬萬圓零一，倘若這是事實，也未免太驚人了，倘若以後中央再發行國內公債，我恐怕成績不會比這次好，那麼我們就要靠人了，倘若以後敵人封鎖，國外貿易雖尚未完全斷絕，但海關已有被敵人劫持之勢，關稅之收入，不但無從增加，且將等於零。鹽稅則因沿海淪為戰區，鹽民已不能安居樂業

，長蘆之鹽，已歸敵人掌握，兩淮鹽區，造成瓦礫，國民食鹽且將成嚴重的問題，稅收自不能計及。至于統稅，則亦因我國之大商業，多偏在海口大埠，此次抗戰以來，遭受炮火，化為灰燼；未遭殃者，停歇逃避，或者忙於遷移，其影響於統稅之減少，更不待言。所以我們中國目前財政的困難，可謂已達極點，因此我們不能不想到農村對於財政的負擔的問題，農村是一切力的來源；以往，資金流入都市而造成都市的繁榮，農村的人是直接生產者，都市的人是消費者，都市是靠着農村養命，農村一向已經負起了國家財政的責任，以後我們也希望它繼續負起這個責任，可是我們底農村已經破產了，農民底生活已經被剝削至不能生活的境況，難道我們

可以奪了他們全部的生活資料去和敵人週旋至「三四年還不疲竭」嗎？當然不可以，那麼問題就在這裡。我們要行戰時所得稅政策嗎？要行戰時增加租稅政策嗎？根本農民的生活是苦不堪言，再增加租稅，間接不外要他們負擔，要行所得稅，則農民究竟未曾有所得，而且農村的組織如此零亂，戰費問題是很嚴重的，錢一定出于農民身上，但他們却出不來。

這一串的問題都是目前抗戰的問題，同時也是未來建國的問題。我們把握了錢與力底源泉是在農村，我們想用方法去培植起，集中起這些錢與力，可是問題却橫擺在我們的目前，那麼，我們先得解決這些問題吧！

解決這些問題底方法，目前就已經有不少，但可惜大部從問題表面去解決而不從問題下層基礎去解決，所以這些方法只是治標的方法，不能算是治本的方法，例如關於壯丁逃避問題，政府只用政治，軍事的力量去鎮壓，宣傳，最多達到組織。對政治教育問題如此，生產增加問題如此，甚至財產增加問題亦如此，力用得不少，效果却是微之又微。

我們知道中國農村之發生如許問題，是有其物質的經濟基礎的，我們應當面對着這個經濟基礎，改造這作為下層建築物的經濟基礎，以求這些問題之總解決，否則單從個別問題去解決是徒勞而無功的。中國農村的經濟是半殖民地的經濟，外來的有帝國主義者商品輸入，原料收買，造成剝削的經濟制度。帝國主義者想中國農村的經濟永遠半殖民地化，所以同時利用封建殘餘勢力，阻止農民的覺醒，他們向我們提倡「皇道」提倡「讀經」，無非想我們做他的剝削的順民，他們阻止我們的民族工業抬頭，使我們的原料好為他們獨

佔我們的生產工具不得改良，這好給他便利剝削，我們的國家不要統一，好得給他滅亡；在裏面有的是車閥，利用帝國主義者做後台，割據一省或數省，重重賦稅，不顧農民的死活，有的是地主商人，無限制地提高田租，實行高利貸。

在這重重壓迫之下底農民，有什麼辦法不赤貧化？有什麼辦法可以安心服兵役？

有什麼辦法識字去接受政治教育，有什麼辦法可以增加生產，負担戰費？除非要農民和土地發生關係而可以解決生活問題，你沒有辦法叫他自願去當壯丁；除非減少他們的工作時間，先受文字教育外，你沒有辦法可以叫他們去接受政治教育；除非擴充墾地，改良生產工具，你沒有辦法叫他們增加生產，解決生活問題，負擔戰費。

我們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十足學蘇聯土地國有和國營農場制和集體農場制，但蘇聯確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農村經濟機構之改造，必先從土地制度改革與生產工具之改良開始，我們要知道，倘若沒有完善土地制度，沒有現代化的生產工具，根本就改進現在農村經濟體系，原始共產社會之經過奴隸社會而進到封建社會，當然以生產關係之轉變為基因的，但是土地制度之漸漸私有化這一因素，是不能忽畧的，造成土地制度私有的原因當然是生產關係之轉變，但我們不能說各地的軍閥已走上消滅之途，遺下有勢力的是地主，還可容易辦了。

農村經濟機構之改造，實為抗戰建國保衛勝利之條件，比方蘇聯之建國，其成功的要件就在蘇聯農村經濟機構之改造。

有人以為蘇聯之成功在乎計劃經濟之工業計劃成功，但我却以為倘若它底農業計劃經濟不成功的話，蘇聯仍不能成為一等強

國。蘇聯之成功完全是成功於它底國營農場使蘇聯邊塞的鄉村成為堅強的軍事堡壘；使全國的文盲減至最低限度；使全國的糧食充足，洗脫「俄羅斯是饑餓之國」這不名譽的稱號；使蘇聯有充份的財政，可以向外國購置工業機器，和農業機器，軍用品。

我們不是說我們一定要十足學蘇聯土地國有和國營農場制和集體農場制，但蘇聯確是值得我們參考的。

農村經濟機構之改造，必先從土地制度改革與生產工具之改良開始，我們要知道，倘若沒有完善土地制度，沒有現代化的生產工具，根本就改進現在農村經濟體系，原始共產社會之經過奴隸社會而進到封建社會，當然以生產關係之轉變為基因的，但是土地制度之漸漸私有化這一因素，是不能忽畧的，造成土地制度私有的原因是生產關係之轉變，但我們不能說土地制度私有化以後，絕不能生出反作用以促進生產關係之更加封建化，所以在轉變生產關係及經濟體系中，土地制度改革是盡了某一部份任務的，蘇聯底土地制度改革正是我們底榜樣。同時生產工具與生產關係之關係，也同一樣道理，我們能够做到和現在的一樣了，易繫辭下云：「包犧

實嗎？所以欲求改造我國農村經濟機構，先來改革土地制度，改良生產工具，不但可能的，而且是必需的。」

土地制度問題是我國一個歷史上的問題，自從秦之廢井田及開阡陌起，我國井田制度開始破壞起來，結果到漢朝時候，已經產生了「富者連之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到新莽與晉、魏、隋、唐之際，產生了一種均田制運動，但到底失敗了，經過了宋、元、明、清四代，土地問題不但未能解決，而且加強嚴重起來，於是到太平天國的時候，又有一種公田運動，結果也失敗了，到現在孫總理提倡之平均地權也不外是這歷史問題之解決辦法，從這些歷史事實看，可知我們底土地問題，幾千年來遠未解決過，而我們底封建的社會也就數千年來未曾轉變過，帝國主義者侵入我國之後，積極利用封建殘餘勢力，做成中國半殖民地底經濟，他們也就想永遠使我們底土地制度和以前一樣，好得給他們剝削，倘若我們的土地制度任它和以前一樣，我們就只可決定永遠做殖民地底經濟體系。

我們底生產工具也有同樣的情形，我們現在的農業工具，很古以前就已經發展到和現在的一樣了，易繫辭下云：「包犧

氏歿，神農氏作，斲木爲耜，揉木爲耒，未耨之利，以教天下，」孔子說「犁牛之子辟且角，」莊子天下篇載子貢告抱鑿灌國之丈人的话有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木爲耜，後輕前重，漑水若抽，效如沃湯，其名爲耜，」繫辭下云：「剗木爲舟，刻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爲天下，」可是自從這些耒、耜、棹、舟、楫、牛馬，被應用以後，至今日止，我們底農村不是還學幾千年前一樣，應用他們嗎？在我們底都市裏，我們可坐一九三八年最新式的流線型汽車，可以聽最新奇的無線電播音，遠地往來可以乘飛機號，歐亞機、或中航機，但我們底農村裏面却沒有抽水機，播種機，耕耘機，輾穀機，收穫機，沒有爲着調節農產品底目的而開的公路以至運輸汽車。沒有一點也沒有！那麼我們底農村有什麼辦法不永遠半殖民地化呢？

#### 土地制度之改革與生產工具之改良必

得兩者一齊來，方能有效的，若我們不改

革現存的土地制度，任得它半畝，一畝，二畝，的劃分開，由阡陌分開此疆彼界，你來種半畝，我來種一畝，他來種二畝，彼此不相爲謀，各打各算，那麼生產工具是無法不用舊有的工具，想用新的根本沒有可能。所以自鴉片戰爭以後，我們什

外國的機器都買了不少來應用，以至於推廣，單單農業生產工具，我們就買了一些子辟且角，」莊子天下篇載子貢告抱鑿灌國之丈人的话有曰：「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鑿木爲耜，後輕前重，漑水若抽，效如沃湯，其名爲耜，」繫辭下云：「剗木爲舟，刻木爲楫，舟楫之利，以濟不通，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爲天下，」可是自從這些耒、耜、棹、舟、楫、牛馬，被應用以後，至今日止，我們底農村不是還學幾千年前一樣，應用他們嗎？在我們底都市裏，我們可坐一九三八年最新式的流線型汽車，可以聽最新奇的無線電播音，遠地往來可以乘飛

動不是已行有了幾千年的歷史嗎？可是因爲單改革土地制度而無新式農業生產工具去配合生產，改革好的土地仍然要恢復舊觀的啊。現在，我們認識了兩者之關係，同時新的生產工具可以向外買，其至可以開工廠自製，那麼一起來改舉改良，難道還沒有可能嗎？

我們底土地制度改革了，生產工具改良了，我們底農村經濟仍然生變化，半殖民地經濟體系自然崩潰，新的民族主義的經濟體系自然誕生，抗戰農村的一切問題，如兵源問題，政治教育問題，生產增加問題，財政問題，就可以迎刃而解了。

#### (四)

土地制度之改革與生產工具之改良應怎樣去實現呢？我以爲在組織的原則上，我們要求集體化；在技術的原則上，我們要求機械化，具體點說是我們邊省荒地或內地官荒，應即採用蘇聯辦法，或由國家或人民團體組織集體大農場，或合作大農

地，應即仿用丹麥的辦法，成立集合農場，把小塊土地合成大塊，編上號碼，印成圖形，交由地主保存，然後平其阡陌，闢其田疇，集中人力財力，採用合作方式，運用科學方法，盡量增加生產，加速現代化，然後實行勞工法，規定田租百分比率，並抽所得稅，務使各階層利益都得維持，而社會分配早得平衡。

我們知道，我國荒地甚多，據美國農部貝克氏的估計，未利用之可耕地佔全國可耕地面積百分率之七十四，凡二百五十五兆英畝；但陳長衡氏估計，則以爲未利用的土地只有一兆七億二千六百萬華畝，二氏之估計，差數竟爲一與一千六百之比，就以陳氏的估計爲準，假定每人給田二十華畝，就可以供八千多萬人的移植，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議決「清理官荒，分配失業之貧富」，現在戰區難民甚多，單就上海這方面，將達百萬，其中有工作能力的壯丁，除了分配其他救亡工作之外，便應當使其從事生產的，倘若國家能把這多量的荒地給與這次抗戰的難民開墾，使成國營大農場或合作的大農場，採用機器新法生產，未來的生產將是如何的偉大呀！

地為國有的原則下，由政府協助及監督人民成立合作大農場，將所有的阡陌剷除了變成可耕地。我們試想想，倘若把全國田地的阡陌平了，使其他生產起來，可耕地面積，會增加多少？一旦加上科學的新式耕種法，收穫將如何的增加？

生產工具方面我們儘量運用科學的，新式的這些工具可以向外國買，更可以自己設廠製造，我們應當同時發展重工業以配合這種需要。

關於土地改革及生產工具之改良底詳細辦法，因為我不是農業方面及地政方面的研究者，所以暫時只能擬一個辦法的大綱如左，希望專家們切加研究：

#### A 國營大農場

##### (一) 塾荒

##### (二) 移殖難民

##### (三) 國家經營

##### (四) 集體組織

##### (五) 採用新式機器

##### (六) 科學選種

##### (七) 國家貸款或銀行貸款

##### B 合作大農場

##### (一) 開墾荒地

##### 1. 發給難民

##### 2. 規定地租百分率由國家收得

##### 3. 由國家監督

##### 4. 集體組織

##### 5. 採用新式機器

##### 6. 科學選種

##### 7. 設立合作社

##### 8. 國家貸款或銀行貸款

##### (二) 集合自耕農及地主土地

1. 土地登記，編號，印圖，交地主收執，仍可自由買賣，像公債股票一樣。
2. 平均土地與農民
3. 規定田租百分率，由田主持登記票向合作大農場合作社領租
4. 設立合作社
5. 組織集體化
6. 採用新式機器
7. 科學選種
8. 國家貸款或銀行貸款

我國如果能够實行國管大農場或合作大農場，那麼在抗戰期內或抗戰勝利以後，人力方面真是不成問題，農村裡面每個農民都和土地發生關係了，他們還肯逃避兵役，不願執戈衛國嗎？土地集體化了，他們還可以各自為謀，各打各算而沒有統一的民族國家的觀念嗎？他們豈不是可以因為生產工具機械化，減少工作時間，而可以有時間去接受文字教育以至政治教育，生產、教育嗎？生產不是因為合作制度之成立而農民們避免了重重剝削的關係，以不是因為農村統一化，生產統制化而能夠

實行種種所得稅、遺產稅，以增加財政收入嗎？一切問題都被解決了，我們底抗戰勝利了！我們底國家建立了！我們民族解放了！

蘇聯農場與合作農場；成功已有蘇聯和丹麥為我們作保證，蘇聯自行農場國營化與集體化後，早成為世界上一個陸軍的強國，現時蘇聯底軍隊就是工人和農人組織成的，每個農民對於武裝捍衛都會發生興趣，不必國家用方法去強迫，同時蘇聯底文盲消滅了，每個農民都肯盡忠於其社會主義，生產更加驚人，自從兩次五年計劃成功之後，蘇聯不再會有糧食不足之虞，而且有生產物外輸，國家財政底基礎異常穩固，差不多不受任何世界的貨幣問題之影響，丹麥總共人口不過三百五十九萬，然而常備兵，武裝警察及航空隊共計就有一萬四千一百三十六人，數目倒也不少，教育方面，丹麥素來以成人教育著稱，文盲差不多沒有，生產方面，一向以農富的農產品著名，國家收入比支出，總是超過，足見農場之集體制或合作制是何等有效！

## 貪污史料

### 一、請願嚴懲貪劣鄉長

開平縣四區六姓鄉長馮麟閣侵蝕公款，幾達三千元，被鄉民先後向省府縣府兩機關控告，旋縣府奉省府令飭徹底查辦，縣奉令後，即票傳該鄉長馮麟閣到案，將數目核算，致被當堂拘留候訊辦，六姓鄉民代表黃祝民等三十餘人，以該鄉長馮麟閣，貪劣若此，實屬不法，是以昨廿七日驅車到舊城縣府請願，執有白布橫額書明「請願懲辦侵蝕公款鄉長馮麟閣」及「爲民除害」等字樣，當時縣府由祕書何伯真出面接見，允爲轉達縣長，予以嚴辦，該代表始興辭而出云。（八月廿一日開平日報）

### 二、南雄區長貪官被控

南雄縣第三區陳炳霖被控告包庇賭，貪污枉法，已由二區專員公署派員查確，電飭縣府扣留查辦。（九月九日大公報）

### 三、財廳徵辦貪官污吏

十個月來已達數十宗

財政廳長曾義甫，以貪污爲政治之大敵，而稅務機關，更易爲奸宄活動，因之對於稅務人員之官常認真整飭，倘敢有

貪污舞弊，決予嚴加懲處，不稍寬貸，而人事背景，一律依法懲治，不能因有憑藉，而可苟免，一年以來，雷厲風行，縱未

能弊絕風清，然貪污者已告歟迹，曾廳長對於懲治貪墨決繼續嚴厲辦理，務期轉移風氣，振作人心，對征收員吏，不時密派有據必辦，自客歲十一月至今，懲治貪污案已達數十宗，其馭下嚴厲，爲本省所僅

（第九區稅務局局長）藉公營私，呈省府通

緝歸案究辦，唐述堯（連陽征收處主任）濱

（從化鄉民）交付賄賂，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緩刑二年，凌發（征收處委員）包收私捐

（從化鄉民）交付賄賂，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緩刑二年，徐景元（從化鄉民）交付賄賂，判處有期徒刑三年十月，徐景元

（從化鄉民）交付賄賂，判處有期徒刑六年

，緩刑二年，徐景元

## 心軸小

## 一、字垣飽餐少拳！

以元老重臣，閱閱世家，陸軍大將地位組閣不成，但在倭國一成，照理他應受軍部尊重，可是久已脫羈目無法紀的日本少壯軍閥，對於持重重臣，恨之刺骨，過去首相如犬養毅，齊藤之被刺殺，此輩對元老重臣，實早以籠中鶏待遇，在必要時隨時可以殺之無赦，最近因攻漢軍事節節失敗，故滿肚子的氣，又不能不找此一二元老重臣來出出，果也東京傳來消息，本月廿八日閣議席上，一結果要「飽餐少拳」而致重傷，從此，可以充分表現倭國綱紀之敗壞，政風之墮落，也可見它離崩潰之途不遠矣。（魂）

## 二、有大菜吃還要揩油。

在這個雙重國難的年頭，黃包車夫也要為國「義拉」，擦鞋小童也枵腹捐歟，何況有錢吃大菜的人，不應該對國家負點責任？然而咱們貴國的貴人懦人，每每是最沒心肝的破壞秩序的份子，最近廣州市筵席捐征收處，以各機關團體每藉口公議，請免納筵席捐之函件，紛至沓來，甚至捐收銳減，因此具呈市財政局轉呈市府設法

雙料國難之下，不惜降而出任外相的字垣，一成，照理他應受軍部尊重，可是久已脫羈目無法紀的日本少壯軍閥，對於持重重臣，恨之刺骨，過去首相如犬養毅，齊藤之被刺殺，此輩對元老重臣，實早以籠中鶏待遇，在必要時隨時可以殺之無赦，最近因攻漢軍事節節失敗，故滿肚子的氣，又不能不找此一二元老重臣來出出，果也東京傳來消息，本月廿八日閣議席上，一結果要「飽餐少拳」而致重傷，從此，可以充分表現倭國綱紀之敗壞，政風之墮落，也可見它離崩潰之途不遠矣。（魂）

## 四、加緊增加生產。

中央社南昌電，×師×旅×團營士兵周建娘，此次在南潯西莫山獨守陣地一晝夜，以一人之力殲敵一排以上，並曾兩次將肩旗上山之敵兵殲殺，至身受重傷，仍拚死支持，及至援兵趕至才被救出險，

此種無敵之偉大精神，實足以揚中華之國魂，揭樹中國新軍人人格于天下，我們對此忠勇之士兵，非特是景仰不已，還應當

（友）

## 本刊遷移社址啓事

本刊自九月十五日起，已由惠新

東街十四號四樓遷至「教育路六十八號四樓」。嗣後

讀者諸君，如有函件賜寄，或大作賜惠，請到新址取下，所感禮。

他們揩油的手段，真是無孔不入，拿錢最多的是他們，而他們住房子，坐車，用水，用電，甚至連馬桶的草紙，都可以算到公家的賬簿裡，請客的錢，固可以開公費，今連此筵席捐也可不付，這不過是一宗揩油中之渺小者，其實現在的官場裡還有不少揩得比這個更大十倍百倍千倍者，不知凡幾，豈只這區區的筵席捐而已哉！（然）

限制，以資維持，我們從這裡想起：潤人也成一個大問題，而且國幣比率日低，從前每元能買十斤洋米，現在因外匯關係，祇能買六斤，苟將來港幣更高，則一元買不到三、四斤，到這時，試問我們中等以下的同胞，如何生存，而且這種日子一定會光臨的，故為現在計，祇有求諸自給一途；然自給的方法有兩種：一是集約利用原有耕地，如提倡冬耕，改貢種子，建設水利等，二是擴展耕地，如開墾荒山荒地等，這兩種都是為自給最有效的辦法，希望我們的政府與人民，同心協力去做，使這個自給的理想能全部實現。